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
九
編

綏 察 河

哈

遠 爾 北

永不能忘記的一晚

小菽(河北保定)

在北方，春總是遲遲的到來；她一來，就是一個中年婦人的風韻。柳絮雖已撲到每一角落，春意料峭還沒有去。天老是沈着臉。綠樹蔭裏，蒼蒼細毛毛雨。人們過着平板的日子，成天憤憤不出是什麼味道。身上覺不到半星兒閒散吃了晚飯，賭氣的往各處走，一拐，碰見了老菽。

「我說老菽，咱們往南轉轉去。」

「好吧！反正咱們不拿課本子死剝。」

我左手搭着他的肩頭子，右手捏着他的右手，他的手挺涼。

「老菽，你這個子多麼高，我準趕不上你。」我翹起腳尖同他比。

「嘿，傻大個有什麼用，豆芽長的房簷高，還是菜貨。」

「哈哈，老菽你真……」我腳在水邊，蹣着浪頭湧進高牆裏頭來。一個飛絮一忽兒被打入水底，柳絮激的打旋。我聯想到黃水的禍害，問老菽：「你們那裏的黃河還怪怪不？」

「別提啦，真糟糕，三年沒打一粒糧食。咱還已結着上學哩！」

老菽的臉越黃了，額骨高高的，腮幫子往裏窩着，兩眼望着天。我們又談了許多事，讀的書哇，感想啦，互相勉勵着，最後鄭重的警告着「處處小心。」我們理智上距離愈近了。

受着鐘聲的支配，鑽進屋去，再鑽出來。

老菽那兒去了？在九點鐘，夫役把他請了去。英文本子還放在桌子上，將睡覺了，還不見他。

麻子進來，駝着個窄胸，兩眉間鎖起個疙瘩，別人問着他，拿着担心的眼光盯着那厚嘴唇，沈默代替了問：——「怎麼回事？」

「××司令把老菽逮去了，光知道是公安犯，臨走時也沒穿個襪子。」他沉着苦悶的臉，啞着嗓音低低的說了，眼光掃着大家：「這事，校方不沉勁，總有個勒索麻煩！」

麻子噁氣，大家也噁氣，心底一股無名火在燃燒。

又一陣鐘聲，再把人們關進被窩。

「小菽，留神哪！這環境，好與老菽在一堆的，都該小心。夜裏我們起來偷着把書藏起來，我想準有同大檢查，聽見了吧？要冷靜，別先悲哀。」

電燈熄了，麻子附着我的耳朵，顫着聲兒叨叨了這些話，隨即他也鑽進被窩。

會監查就來，大家在被窩裏亂咳嗽着；我睜着眼望見光了的牆角裏老菽那個光板牀，心裏跳了。

窗外隨錄

田畧(河北保定)

因病，所以今天還得死囑在這個斗大的病室裏；那麼關於今

天所記的，當然是在這個病室的後窗外所見的，總的一切了，間或有一自己的一點感想。

病室的後窗外，緊貼着的便是一道護城河；河的兩旁每隔十幾步便有一棵蒼翠強勁的本地柳高出屋頂之上；河的東岸是條新修的環城馬路，雖然完全爲黃土所隔成，但也覺得廣闊平坦，看行人那樣怡然自樂的神態，想他們在鄉下實在摸不着這份福氣呵！

高高的城牆，筆直的站在離馬路有五十米的地方，面孔是陰沉的，頰腹的，也有點森嚴味兒；大概有兩個電線杆子那麼高，從那槍彈的痕跡上可以看出牠的歷史久遠來。

要是河中有水的日子，這河中是會有雲羣的鴨子出現的；漁夫更不難在河岸上找到。這樣看來，不是一個很清幽的談心之地嗎？

——只可惜老天自打奉以來不曾落過半點雨，河是乾涸了，河底綑羅了深深的足印，那是孩子們爲找藕而留下的痕跡。

太陽爬上了城牆，把那焦灼的無數火把，射到了死河裏，也射到了死樹光，也射到了已死了心的行人頭上……

兩個被看守着的女郎，面對着城牆吊嗓子，聲音有點嘶啞，在那已嘶啞的城牆裏，我驚察出那隱隱着的哀痛與怨憤，可是這些不會爲行人所注意得到啊！個個是漠不關心的走過了，頂多心中也不過現一下這個念頭——「賣唱的女人有啥稀罕？」你的

心跟兒太死了，轉個響，這樣想：「是她們自願賣唱嗎？」恐怕多麼硬心腸的人也要軟上半截了。

「隆隆隆隆……」是××的飛機過來了，繞着城牆兒轉。

不知道是設甚麼動兒，我一看見牠就生氣，恨不得一拳把牠打下來。可是馬路上的行人却仍嬉皮笑臉的看，着着玩，沒有半點憂鬱的表情，我不覺滴下兩道熱淚來，不知是苦還是酸。

午飯剛吃過，一羣面黃肌瘦的孩子又來到河底挖尋藕，是那樣的靈力，真比前兩天運動會上的百米還加油，好像是挖掘着黃金，雖說汗是像雨一樣的往下滴，但誰也不肯歇息，好像是要比賽究竟誰挖的最多一樣。

一個黃衣警察飛來了，跳下車，便把那些窮孩子們趕走，把他們拾的那些白嫩的藕收集在一塊，綁成捆，笑着對那觀衆說：「又給老子預備好了幾頓菜。」

跳上車，一溜煙似的消失了。

從下午三點鐘起，天藍風靜，柳枝兒不住往下掉，一個老人也不住的彎下身去拾，不一會拾了一大抱，別看這是件小事，機會利用得多麼高妙啊！

不知爲甚麼，太陽銜山時河裏又放下水來。

未睡前，我的心中很害怕，怕因牠有了水，而有人要利用牠來自殺，不是嗎？我的窗前就會經淹死過一個女人，今天也真沒準。

我帶着那恐怖的陰影，入夢了。

五月二十一日

絮如(河北保定)

這一天過的太平凡了。似乎沒有寫出的必要。但是，在這五六
年來，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一天又有奇蹟呢？也許正處這種平凡的
情形，才可以表示出這個社會的橫斷面的一個細微吧！

自己的職業是中學國文教員，這天大半日的時間，都在講堂
上過的。上午八至十時，教授國文略讀，用愛的教育作讀本。正趕上
讀到「少年鼓手」一節。敘述奧國戰爭時，一位意大利的少年鼓手，
拚命的傳令的故事。學生們的奮氣非常興奮，好像能得着這樣的
一個機會，自己去試一試才好。尤其是在華北嚴重時局之下，青
年們的熱血，早已都沸騰起來了，他們企望着一個為民族流血的
機會。

下午一至三時是作文鐘點，出了一個「我們的先生」的題
目練習描寫和敘述。依照平日習慣，當堂要作齊，兩點鐘一定要交
卷的。這次也是如此。

下課以後，到教員預備室閱報，見報上登載的中美購銀協定
的消息，和孔財長的宣言，對於貨幣問題，雖然自己也曾研究過一
些，但是對於這次的新貨幣政策，却有很多的疑問。所謂通貨管理，
與通貨膨脹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現在中國的貨幣是虛金本位，

還是銀本位，還是複本位呢？把這些問題，向着看報的一位同事
先生說出，我們一同加以討論。正在這個時候，旁邊的一位同事不
高興了，用了半諷刺半嘲笑的口吻，喊着：「天下事，用不着『論
論』的，二筆腔。接着又說道：『噫噫咕咕，唔，唔，』嚇的我們只好
閉口不談了，接着旁邊又是一陣冷冷的大笑。是的，國家的事，何用
小教員操心呢，我們二人只好住了嘴。

正在閱報，忽然有人把桌子一拍：「什麼東西！漢奸！」他把天
津的×報，往桌子上一摔，指着上面一段文字，叫大家看。果然是這
地的漢奸口調：「我們向事務處建議，停止訂閱天津×報，大家贊
成不贊成？」「贊成贊成！」一片的迴答聲。在吃晚飯的時候，大家
便向事務員提出了這個建議。

晚飯之後，同事趙君，韓君，宋君，都到了我的屋子內，觀看我才
買的一部商務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簡編。他們都認為用新聞紙
印，總不如用洋宣或道林紙，足以耐久。大家散後，我自己到浴室沐
浴。沐浴之後，為本地振民日報撰社論一篇，題為「國聯之沒落」，
約五百字。這是一年來我每日工作的工作之一。我以為國聯之日
趨沒落，縮小無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麼今後的世界各國，只有
向最後一拼的路子去了！在十點鐘打過之後，這個平凡的五月廿
一日的工作，便算完結了。

那一天

光(河北保定)

拖着一個夢尾巴醒了來。夢見當了教員，又收到了某大雜誌社的特約撰稿的信。布穀一邊叫一邊飛，叫着叫着飛遠了。合着眼聽了這清脆的叫聲，怪興奮起來了。扣着扣子開了門，原來夜裏下了一陣雨，地面溼破鍋裏才出水的荷葉上有兩粒銀色的水珠。水也慘消光了，昨天還是紫紫綠綠，挺鬱鬱的天，晴得好，生在豬圈裏的那棵桑樹尖上的葉子忽攸忽攸地跳的挺舒服。

來回走着，做了幾十次的深呼吸。這窄院落裏，豬圈，雞窩，牛棚和人住的屋子，都擠擠在一起，可是空氣依然這麼新鮮，真是的，五月的田園。

長工大興開了牛棚的門，揉揉着眼，又去希里華拉地開了大門，拿起掃帚掃院子。大興是山東人，不定怎麼跟他娘流落在這裏。他今年十八，算是「小做活的」，一年十三塊錢。聽說十三塊錢不算少。耕地，割草，挑水，喂牛，燒火，幫灶，都幹。昨天「歇晌」的時候，他領着對門的長工到牛棚裏來玩，他說：「輕易你不肯到我這公館裏來，你怕房頂掉下來砸死你！」可是每逢吃飯我見他盤腿臥脚地坐在床上，吃着蒜面餅裏小葱，很自在。牛也就在床頭裏咕咕地吃草，並不因為房已經像沒人扶保的癩子而沉不住氣。

早飯後，巡警先生來看我。早就聽說他把十二歲的兒子從初級小學四年級的坐位上叫到家裏去，打算給他講四書，再問看點「三國列國」之類，可是兒子總愛插扁扁，有時就演「過五關」，「真槍真刀」前天差一點兒沒挑破鄰家孩子底眼皮。連降先生底大千金

在炕上爬着炕桌抄了半年李恕古註的易經，現在病了，聽說已經不抄。他有他底哲學，他有他底信條：他說天下之亂是他父親臨終時早已預言過的。現在讓兒女退學，說是在家學服苦，再則，聖學或有復興之一日，念點經書預備着。不過兒女們怕是還不懂什麼事兒，昨天不定怎麼，連降先生扛着大棍子爬上房去，把一棵香椿打了個希裏花拉。

今天，他來了，高聲大噪地講他底時事觀，講他底亡國對策，不曾講他扛了棍子打香椿的事。他九點來，十一點才走。送他出門回來，我打了個長長的哈欠，覺得這三個鐘頭過得不容易。

吃午飯的時候，只有妻一個人坐在對面。（我是住在妻底娘家的。）她告訴我：「娘，上道去了。」因為我呆呆地發怔，她便解釋說道：是老師道。「上道」猶如「做禮拜」，到道房裏跪香，領功。她說領功就是祈求「老天爺，老師父」免災降福。於是她催我吃飯，說：「詳細的，我不知道，那邊有道書！」

放下飯盤，妻把炕頭放着的三本賬簿扔給我。第一本皮上寫着「銀錢流水賬。民國三年八月——」月字以下，磨了去，看不清楚。揭開，是手抄的道訣，歪七倒八一大本。第二本，滿滿的，第三本，也只有最後的四五頁空白着。太多，看也看不完。妻說：「看不懂吧！」說不懂，泄氣，橫根本沒有求懂的熱勁兒。約略知道這是以明末清初的一位紫陽真人為祖師的道門，原起於山東，河北，河南交界的地方。是一種混合，淡薄化了的宗教。

午後去拜訪一位鄉紳，說是到那里去，對勁兒可以碰見好幾個應該見一見的人，因為那裏是牌局。

一進門，沒有別人，就有要拜訪的主人。他給我倒上茶，笑着說：「尋游吧！十分鐘內給你一個全來到。」

說着，進來了他底二少爺，笑着挽起袖子把方桌掉角兒擱開。隨後，來了另一位老者和一位挺俊氣的年青人。

嘩拉拉，麻雀牌倒出來。這時又進來了一位不怎麼帶神氣兒的老年人。幾個人半推半就的，四人上場，一人候補。

在寂靜中，骨牌打着桌面又進來了一位面團團頗便便的富家翁。一陣哄笑，又是寂靜。外邊，起風了，小麻雀們喳喳啾啾地商量什麼事。

兩位候補談起來。本村抓走的白面販，昨天鄰村打死的土匪，前幾天的一木棍打碎兩個腦袋的姦殺案……他們家常便飯似地談着。桌上的人，也間或插嘴；不過俊氣人兒可一心專意地看着牌。——聽說許多姑娘們跟他很不錯。

一個穿黑色制服的小孩子跳進來。

「幾了？」

「七歲。」

「幾年級？」

「一年級。」

「這裏的學堂好，還是禹縣的學堂好？」

「禹縣的，禹縣的不如鄭縣的。鄭縣的有大高台，下雨，溝裏往外流水。早晨我們見老師問：老師你早！」

「老師呢？」

「老師說：小朋友，你早！中午，我們問：老師，你吃飽了？」

「還記得河南說話的口音麼？」

歪着頭，怔了怔，扭轉身去，站在二伯底旁邊，瞪着眼睛看着陳的麻雀牌一個個地被拆開來。

進來另一個孩子，高點兒是哥哥。在屋裏張望了一會兒，把胳膊繞着弟弟底脖子，也靜靜地立在那裏，靜靜地。

我靜了出來。風，括大了，昏天暗地的。

我靜了出來。風，括大了，昏天暗地的。

寫 畫

王傑民（河北定縣）

「報國欲死無戰場，」看到這末一句的詩語，我覺得有點兒洩氣，雖然這句話從趙老頭兒嘴裏說出來，原是十分沉痛的。

究竟寫不寫這一首呢？我犯了嘀咕。我想，索性再看一遍吧；題目是臨水，一直看下去，是：

臨水十月天飛霜，

壯士夜枕綠沈槍，

臥聞臨水思故鄉，

三更起坐淚數行。

我語壯士：「勉自強！」

男兒墮地志四方，

裏馬革固其常，

豈若婦女不下堂？」

生逢和親最可傷，

歲暮金釵輪胡羌，

夜視太白收光芒，

報國欲死無戰場！

詩是看完了，但仍然不能決定取捨。我向來就是這樣，每逢給人寫罷，正式的蘸筆揮毫，倒不怎麼費事，偏是找寫的材料，往往花去很多時間，不是字數的多寡跟紙張的大小趕不上，便是內容不合自己的脾胃；東找西翻，也許一兩個鐘頭過去了，還是毫無結果；但等到材料找妥之後，五分鐘內，便可寫成，這幾乎成了習慣了。

兩個月前，朋友來信，說要一張字畫。一向沒有提筆，心裏老愧是欠了人家一筆債。拖來拖去，拖到今天——五月二十一，也還沒有動筆的意思。老實說，今天我並沒有預定的工作；不過我却聚精會神的等着，等着那一件動人的事件，在眼前發生，好拿來貢獻給「中國的一日」的讀者，讓他們看看中國的這一個角落（定縣的鄉村）裏，在今天是個什麼樣子。然而等了半天，風平浪靜，這一個小小的鄉村並沒有發生什麼事。走到村外，遍地是麥子，已經出穗

了，在陽光下，顯得分外的綠。有的田裏，却種了棉花，秧子還不甚高，看見棉花秧子，我即刻想到一包一包的棉花，想到天津的棉花市，想到操縱行情的大連棉商，想到東京的主顧，想到牠們將來會變成炸藥……低下頭再看，看牠們，不但這些小小的植物，不會知道牠自己將來的運命，連牠們的主人，也不知道這些事。走到村子裏，張家祠堂還在動着工，張家是本村的大戶，他們在家祠的前邊，新建了一座五間大的房子，像是一個禮堂，已經動了一個月的工，還沒有完成呢。此外，我再看不見別的了。村裏村外平安無事，沒有法子，我只好仍舊回到自己的屋裏，找一點工作幹幹，於是，想到這一筆早就該還的債——寫字畫。於是開始找材料。

朋友李公有一部劍南詩草，好，隨放翁是一位愛國詩人，就從這上邊找吧。翻來翻去，翻出了驢頭水，一直看下去，看到「報國欲死無戰場」，我躊躇了。我本想從這東西裏邊找一點新的意義，想拿牠跟眼前的事實扣合起來，然而不易，頂末一句不論怎麼看，牠也不像現在重現的事實。可是前邊兩句，却又怪有意思，比方說「和親」，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出嫁什麼公主之類的貴人，然而「提攜」「親善」，不是嚆嘖得十分起勁兒麼？又如「蒙金餘胡」，那簡直就等於逐年償付的賠款。不過，如今的「胡」，還會把「金」拿回來辦理文化事業，培植你的奴性，讓你死心塌地地爬着，永遠不想翻身。這樣遠大的眼光，比起古之「胡」來，真可謂高明多了。然而我們也不能就此小看了古之「胡」，比如擁立張邦昌，一

事，雖然明明是指派，却還要強迫廷臣簽名，表示這是你們自己愛戴，與俺大金帝國毫無關係。又如立劉豫爲齊帝，使他對宋稱王，而對金稱臣，那是多麼活潑的一齣傀儡戲！這樣的戲，八百年後，又在東亞重演，你能說那不是抄襲麼？話說還了陸老頭兒詩裏，並沒有提到這些事，我還是決定寫不寫吧。這一首鹽頭水，雖然有的句子，怪有意思，然而有的句子，確乎扣不上，我只好割愛了。選來選去，決定寫金錯刀行：

黃金錯刀白玉裝，
夜穿宮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
提刀獨立顧八荒。
京華結交盡奇士，
意氣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冊恥無名，
一片丹心報天子。
爾來從軍天漢濱，
南山隱處玉嶠幽。
嗚呼！楚雖三戶能亡秦，
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

寫完了，把上下款題上，再把圖章打上，全功告成。於是，坐下來，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自己想想：這也算一天的工作！我把末一句反覆

地念着，由九個字縮到七個字，變成了「堂堂中國空無人」！這時，奇怪得很，鹽頭水的末一句忽然出現了，好像安排好的一句下文，再順口也沒有了，那是「報國欲死無戰場」！

廿五，廿一，於定縣

悲慘中的一幕喜劇

華英（河北定縣）

上午颳着大風，黃土遮蔽了天空，一切都顯得昏暗，靜寂地等待狂風的摧殘騷擾。我是一個來北方不久的南方人，對於這種颳大風又兼落黃沙的悶人的天氣，還不習慣。爲着避免塵土，把紙糊的捲窗也放下來，屋子裏更顯得幽暗了，頭也有點暈暈的，又沒人聊天，怎麼辦？是的，只有這個唯一的方法：

「揮！揮！揮！手臂上感覺一陣酸痛，起來一看，原來是頭，手執着米突尺站在床前；我又痛又氣，一句話也說不出的坐着；他輕輕的罵了一聲「懶東西」，拉了我就朝外跑。

一個破舊的小院落裏，擠滿了大人和小孩，都穿得還齊整；下邊角落裏擺着案板，幾個漢子在那裏嚼嚼唾底不知弄些什麼？看那情形多半兒是忙吃一個慈祥的老人從東屋裏走出來，眉頭緊緊的皺着，似乎有深深的隱憂，看見了我們，嘴角上起了一絲微笑。

「張六爺，恭喜您老！」圍場迎上去就是一拱手。

「唉！六爺眉頭皺得緊了，『還不是這麼一回事！』」

「這樣很好，您老既可了却一樁心事，就是木哥兒兩口子能
在祖墳裏佔一塊好地，在地下……也可以得一番安慰！」後面的
話，說得太勉強了。

「唉！若是木哥兒還在，今天娶媳婦，一定要熱鬧些！」

木哥兒還在……媳婦……熱鬧這些話說得太奇怪了！木哥

兒死了還要媳婦？那末，媳婦該是活的？看媳婦去！……

這種奇怪的觀念襲來，幾乎使我要破口驚喊；經過一番壓制，
才鎮靜起來。再看韻場時，他已經跟着六爺走出大門了；因為好奇
心的驅使，便緊緊的追隨他們。

到了一個墳地裏，他們停下來了。在許多人羣的中間，端正的
放着兩幅棺材，幾個大漢正在用土蓋着牠；人羣的左邊，擺着紙紮
的人，屋箱箱一類的東西。

「木哥兒的命還算是強，能娶這麼一個好鬼媳婦，不是還帶
來許多嫁價！」人羣中一位老太太指着那些紙紮喃喃的說。

「可不是嗎？娘家還有人送親啊！」人羣中傳來的細小聲音。
「聽說這位大姑娘已經死了一年，當時因為找不着主兒，祖
墳裏又不叫埋，只得停起來，現在才憑媒說給木哥兒！」一個壯漢
說。

「我說，大爺了！兒女的終身大事，還是早點定妥的好，要不，死

了都沒處埋！」另一位老太太感嘆着說。

老天爺！我好像剛從閻胡蘆裏出來似的，一身都髒了！原中
這是一幕喜劇啊！只可惜是在悲慘中！

五月二十一於定縣西平朱谷村

悶人的天氣

笑 庵 (河北定縣)

午覺醒了的時候，已經是三點鐘左右了。

風從午前不到十一點的時候就颳起，一直沒有停；桌子上，臨
睡覺才擦淨了的桌子上，又密密地敷上了一層黃土。

屋外邊聽不到別的聲音，只是「喝……喝……」的風在半
空中吼，隔窗望過去，天空裏變成了黃色。——悶人的天氣！

坐在桌子前邊的椅子上，打算繼續編輯我們的急於要完成的
「短期小學國語教學法」，可是怎麼着也沉不下心去。

我扣上帽子，買了風去小學裏找李老師，打算和他借一本什
麼小說看。

「喝，你真用功也不睡一覺？」他，李老師，正伏在桌子上，很細
心地在寫什麼。但馬上放下筆，笑着站起來，很客氣地：

「請當家！請坐！」

「不客氣，不客氣。打攪你……」我說着走到他的桌邊，指着他
未完成的工作。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他一邊張羅着給我斟水，一邊說，「關於共黨問題志願書啊。——這名詞真别扭。」他作着滑稽的表情，說着又給我遞過一支「小孩煙」(The Baby)來。我趕快站起來謝了他。

我坐下了，他也坐下了。彼此都點着了煙抽着。

我忘不了他剛才所說的那「别扭名詞」。問：

「關於什麼，共什麼黨，志什麼願書呢？」

「當家，你看！」他從桌子上攤開了一捲毛邊紙油印的東西：「河北省定縣縣政府訓令！」

我看着他有把那「捲東西遞給我的意思，我趕緊地笑着說：

「我不要看那個東西呢。」

「當家，真是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一件事啊。——來，我給你唸唸。」

我還沒有向他表示願不願意聽的時候，他老先生先咳嗽了兩聲，接着就高聲朗誦起來：

「河北省定縣縣政府訓令數字第七一三號。令西平朱谷村初小學校。」

「案奉河北省教育廳，本年四月十日第六二四號訓令，內開案奉河北省政府廿五年三月廿七日，第二〇八七號訓令內開，案奉冀察政務委員會，本年三月十六日，政字，第八七三號訓令內開，

查近來共黨為患，暴行邪說，相資為用。知離份子，往往受其煽動，流入歧途。欲事遏止，必須仍由知離份子，辨別是非，堅定信仰。各地學校職員，負教導思想責任，且均係公務人員，對於長官，有服從之義務。——這是哪兒和哪兒吧？」李老師笑了，我也笑了。他又咳嗽了兩聲，繼續唸了下去：

「在此非常期內，尤宜本身作則，以為學生倡率。其有信仰不定者，即應嚴行取締，設法廓清，庶幾師表既端，士習自正。茲特由本會製定關於共黨問題志願書式三種。甲種備向來反共之人應用。乙種備已入共黨曾經自首或擬自首之人應用。丙種備身在共黨——他唸到了這裏，我笑着接上了：「而心不在共黨之人應用。」

「別搗亂。」他也笑了。但又繼續了下去：

「——備身在共黨或不在黨而贊成共黨學說之人應用。」

……

「這一種，可真是……」

「別打岔，好好聽！」他把手裏的煙頭，扔在痰桶裏，還接着唸：

「——各種統行發交該府轉發教育廳，分別仿印，通飭各校教職員，一律限期依式自行填寫，以明趨向……」

「算啦，當家，休息一會不好嗎？」我真有些不耐煩了。

「怎麼你不喜歡聽了嗎？」

「我壓根兒就沒有喜歡聽啊。」

可是李老師似乎對於這種事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他在桌

子上翻出了一小張，也是油印的東西：

「你看看這一張吧。」

面予事我把牠接過來，上邊是這樣印着：

「自衛反共志願如下（仿印時將下列六項概行空白）

- 一、打倒禍國殃民的共產黨
- 一、打倒出賣中華民族的共產黨
- 一、共產黨是人類的毒賊
- 一、共產黨是社會的敗類
- 一、誓不加入共產黨不與共產黨合作並不加入任何不立案的團體

一、違反前列各項願受嚴厲之懲辦」

我看了一遍，又遞給了李老師，並沒有說什麼。李老師接過去也看了一遍，慢慢地放在桌子上，也沒有說什麼。

外面的風，似乎越颯越起勁，窗紙發了一定的節奏，忽緊忽慢地「塔塔」地響。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夜，於定縣西平朱谷村。

① 凡同姓的可以互相稱「富家」、「富」稱去聲。

定縣的五月二十一日 趙水滸（河北）

「趙先生有工夫沒有？」

「甚麼事？」

「又來了一百多學生，正在大禮堂等麼？去介紹工作，勞累了，不必多講，有半個鐘頭就行。」我在招待室裏給十餘位中外男女來賓剛介紹完工作，正走在秘書處的門前，張世文兄笑着阻攔住我，從手裏揀出一張剛印好的參觀日程遞給我。

我躊躇了片刻，正預備上樓去辦公，景雲學校也還有功課，說有工夫吧，真有點兒對不起良心；要說沒有工夫，參觀人大遠的跑來，而且是青年學生，不理人家對嗎？沒法子，只得說：「有工夫。」

世文兄點頭含笑走了。我站在院裏抬頭對着樓，悵悵了一下，又轉身往大禮堂而去。

站在禮堂的講台上，看見一大羣精神飽滿富有活力的青年人，一個個的臉上湧現着渴望吸收知識的樣子，興奮抓住了我的心，說的話如斷了線的珠子一個字緊接着一個字，講完整整三十七分鐘，出了禮堂還聽見他們的掌聲。

這時候狂風吹黃了天空，幾乎對面看不見人，上了樓覺得空氣十分的悶。走過席微席兄堵述初兄的辦公桌前，彼此點頭招呼。走到自己的辦公桌邊，看見桌上擺着一個黃紙夾子，打開夾子一看，原來是安和甫兄送來的農民報稿，急待我修改文字的。可是這時候忙迫的心情壓不住口的乾渴，先拿茶杯倒一杯開水，水是那麼涼，心是那麼急，就一口氣喝完。

前兩張的談話，新聞，常識和文藝，都是本部同人的稿子，很好。

改，我手不停寫的改完。後兩部農民來稿共九篇，選了還有兩篇不能用。一篇是動人上山，山崩去拴娃娃，這不能不說是迷信；一篇是動人不要纏脚，材料太過了時，定縣現在十八九歲的大姑娘沒有一個是纏脚的。那可登的七篇細看有四篇短的，一篇是動人快入佛習處；一篇是解釋合作社；一篇是滅除蒼蠅；又一篇是破除迷信。都可以表示青年農民的自覺，都是很合用的稿子，決定這一期先登。

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這幾年已經有了發表的志同，可是發表的工具尚未完全。他們和他們來稿用的字真是千奇百怪：大的小的，歪的，筆畫完全的漢字，通行於各地或本省獨有的俗字；還有同音字，別字或破體字；至於甚麼字也寫不成樣的就用注音符號來替代。總是幾個筆畫完全的字，夾着幾個注音符號，幾個注音符號，又夾着幾個筆畫不完全的字，讓人猛一看疑心是日本人投的稿。這四篇也是這樣，我便把寫不完全的字替改完全了；注音符號所代表的字，有的替翻成漢字，有的一仍其舊，寫錯了的注音符號也替改對了。本來爲了示範起見，在前兩張本部同人的稿子上關於文字方面早已字斟句酌了；農民的稿子，只要意思好能發表便得了，却不必把他本來的面目完全改換過。假如有一天能够做到廢除漢字，完全用注音符號來發表，那不是理想中的好辦法嗎？我在改第一篇稿子時正這樣的幻想着，忽然覺得從身後邊走過來一個人。

「趙先生！王先生請你去上課。」猛抬頭一看，原來是景慧學校的工友老范；再一看手錶，才知道已經誤了五分鐘了。立刻放下筆，從抽屜裏拿出講義下樓往景慧學校去上課。

狂風仍然在颳着，我雖然戴着眼鏡，但是走在院中仍然睜不開眼睛。「轟」的一聲，心裏就覺是已經走出火車站才想起把錢包丟在車上的一樣的懊悔。原來今天應講的這一篇講義因爲招待了兩回參觀竟自沒得預備過。其實，這樣的講義不知道講過多少遍，大可以不必預備。不過我的習慣却是無論怎樣熱的講義，在上課前至少要預備十分鐘；經驗告訴我，每經過一次的預備，講時所說的話與學生所領受的都比前一次的親切，然而今天無論如何也來不及預備了。

「趙先生來了！」兩三個學生扶着講堂的窗戶正往外看。

在上班前來不及預備，此刻站在講桌的旁邊，還想設法預備一下再講，這就不能不運用教授法了。當時把講義攤開，先叫學生分段的唸着，我一面改正他們唸錯了的字音，在黑板上指示他們認錯了的字形，告訴他們哪個字的字義，一面默默的自己預備。果然，學生唸完我也預備完了。

下了課已是十一點多鐘，又上稿改農民報的稿子。改稿中間，一個工友送來兩張條子要我簽字，還沒簽完，又一個工友送來一張知單，是下午八點鐘開工作討論會。

差不多十二點廿五分，農民報的稿子才完全改完，站起來出

了一口氣，精神上的輕鬆，正如一個脚夫剛走下大山坡，卸下了重擔子，坐在樹下歇息一樣。回頭一看樓上的同人都走完了，一面把農民報的稿子送到李友琴兄的辦公桌上，以便下午他可以注音符號，一面領抽履帶帽子預備下樓回家去吃飯。在我剛要走時，聽見伏園兄的辦公室內彷彿有些春蠶吃桑葉似的聲音，我從門縫往裏一看，原來他正在伏案不知寫甚麼東西，我不敢驚動他，自己悄悄的下樓了。

二十五，五，二十一，夜九時，於河北定縣。

械鬥

正

蓬
(河北)
(定縣)

昨夜驟降底聽見雨聲，滿以為今天又是那悶人底陰暗天氣。但事實不是那樣，早晨底微風早把一片烏雲吹散了，天上也露出了魚肚色底空際。

河沿上底清晨特別顯出了自然的和諧。柳條微微底擺着，鳥兒們也互相追逐着。河底對岸是一方方的碧綠底麥田菜園，會不時飄過來一陣香氣。水依然不急促地從南往北流着，水面褶起一條條的透明底波紋。

河的這邊一隻貨船停泊着，「大教」底脚行往來的卸着上面的貨。

這些脚行們有着簡單的從沒有寫出來的行規。他們中間的

壯年知道怎樣多作，讓老的和小的少作。他們每天下晚都一樣的分着大家掙的錢。

在這才昇起的太陽斜射的光線裏，一些脚行搬運着雜貨。有些個只是坐在小山似的木頭堆上，那裏哼唧着唱，也有時看着搬貨的調笑着說：

「奶你還有勁嗎？沒閑着心——夜個後晌？」

「沒勁？奶一袋胳膊叫你磨損了。」這個說着，突然伸出一隻胳膊幾乎打在對方的鼻子上。

「回教」底和「大教」的脚行從來是嚴密地保守着各自的工作場的，但也不免互相爭奪生意。

前些日子，已經有過械鬥底慘劇發生了。以後，兩方都在暗中準備。他們購買各種底中古式底武器。他們彼此窺探着對方的行動。在械鬥發生的時節，警察們只得躲到樹底下去旁觀。可是現在因為本地駐軍恐怕「引出意外」而打算壓制，警察就變作了給軍隊送信的信差了。

今天「大教」底脚行老少都到齊了，他們和平常一樣自在的工作着，只是因為聽到了什麼流言，每人身邊都多了一把牛耳刀。

「回教」底脚行們手裏握着大刀和扎槍出發了。他們一羣底最前兩個扛着兩口鐮。即或不能鏟下對方的頭顱，也須要自家往鋒利的刀刃裏鑽。這短衣的一羣邁進着，準備着從他們底弟

兄的手裏奪取勉強維持着底飯盤！

「大教」的脚行底盤也響了，他們吆喝着：「走哇，哥兒們。」於是有的把破棉襖扔在木頭上，有的放下了繩和扁担，成了一羣邁步前進了。幾個壯年的指點着老年的說：「你們在後邊就行了，讓我們哥幾個打頭陣。」他們每個都把腰際的牛耳刀緊緊地握在手心。

兩邊的步伐很沉着，越接越近了。這當中的空氣好像被兩來的活索越壓越緊。誰也不多出一口大氣。洋車夫早把車拉開，糖菓挑子也搬到別地方去了。街上走着的閑人低聲耳語着：

「等等看看……」

「刀槍沒眼啊……」

「戩身血！」

軍隊開來了，長官的身旁還站着一個背武裝帶底警官，和一個守候着的喘喘喘的警察。兵士們立刻分成兩面，架起了機關槍。兩邊的脚步都停下了。經過了一小會的時間，十幾個士兵還捕了三四個「回教」的脚行，他們大約是走在前邊的。

下午，人們把這事當作談話的材料：

「怎樣不打啦吧？」一個說。

「不打不易吧？」又一個順口回答着。

平凡的荒村生活

小

風
(河北南宮)

昨天我們投宿在獨水張莊，這裏是離城四十里的鄉下。爲了職務的關係，我每天必須走百里以上的路，幸而北方的平原還便於騎自行車。莊主王老先生，好客重禮，真使我覺得是回到了幾千年前的古代了！

紙糊方木欄的小窗外，傳進來半透明的陽光，天是亮得充分了。他靜靜地，我的那位領路的伙伴，還蜷伏着頸項在打鼾。

「喂，起來吧，老鄉！」

他乾癟的臉又朝向裏去。年紀很輕，他卻瘦弱得像個癆病鬼，眼眶深凹，骨骼突出，走起路來看去有跌倒的危險。後來，我才知道北方人抽白面的是很多啊！

不好意思再騷擾莊主，我們臉也不擦，騎了行就騎着車子向西進發。

北國的晨光格外明暢曠遠，夜來的小雨，濕潤着灰沙不向上飛。但我曾聽說，由此西去，恐怕是一個不大安全的地帶。去年還是「赤匪」盤據的世界呢！

六里寬闊的古沙河出現了，車輪是滑膩沉重得無法前進。這近都是些杏樹棗花，這裏的土壤不宜於其他植物。原來這蜿蜒的沙河，也會是滔滔澎湃的海濤的後身呀！

行進了沙河邊的花盆村，一絲不掛的小孩總是攔住去路。在土牆門口地上坐着的婦人似乎並沒有看見。最使我驚奇的，却是戴着長髯拖着小脚高領窄袖的妙齡女郎一見了我們就飛也似的逃進了大門。也許，我們的行徑是太打眼了！

我們在尋寒裝飽了一肚餓子爛餅條之後，再向西去。天已起了風，撲面的飛沙，有些人呼吸不得。更討厭的，照應了地下的大車道，却忘了迷眼的灰土。南方人最苦的也就在這裏吧？

前面停着幾個騎自行車的黃衣兵，斜背的木壳鎗反映着日光發亮。下意識地我就感到大事不好。不知什麼地方又出了命案了？後來他們很快地和我們分了路，一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會明白怎麼一回事。實在，此地的兵八真多，黃衣，綠衣，灰衣，還有穿着便服戴着軍帽的呢？

我們又過了一條乾河，沒有水的河在這裏多極。南莊，是本縣的最西邊境，去年水災最重的也是這裏。地上堆堆的白灰，據說就是鹹性土壤，而且還可以做硝鹽，但政府是廢禁鹽的。這裏的農民太苦了。天不下雨，一兩個枯水井無濟於事，就得旱災。天一下雨，積水就流遍全村，淹沒莊稼，就得水災。多鹹性的水質短期內又不宜於作物的生長。怎麼辦呢？他們說：「只有聽天由命！」

我們從南莊回來的途中，在每處衙門的土牆上，都寫着「每夜更夫十八名嚴查匪類」。據說還有人專門留心過往生人客商。回來一想，倒不禁有些害怕，怪不得掌櫃們的眼睛是異樣地突出，

留神，原來還當着路密的偵探呢！

我的那位伙伴，也許覺得太累了，他好像故意走不動，要換我在天黑以前至少得給他些報酬。今天，他的車子修運了三次，他認為還是我應盡的義務。我起初很有些憤憤，後來也就泰然了。結果我又買了一匣哈德門紙烟送他，他却毫不客氣的伸手接去，更沒有半個聲音從他嘴裏呼出。這一點，却使我有莫明其妙了，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分析像他這一種人，我對於北方人的印象又有些模糊起來了。

晚風照例刮得很緊，城樓上吹出了關門的號角。一直到此期，我對於那位伙伴的印象還只是加深。

一種生活剪影

馮

（河北博野）

嘹亮的鐘聲，驚醒每個人的美夢，於是一個沉寂的學校——河北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立刻熱鬧起來。大家帶着一付倦倦的睡眼，集合在那高入雲際的旗桿腳下，接着一曲悠揚的歌聲，把那隨風飄蕩的國旗送到桿頂。那全體學生——不，那光禿的頭，簡直是一羣修禿禿的和尙，列開隊伍，練習着「徒手數練」，二十分鐘的時間，轉眼的工夫便飛過去。震耳的笛聲，把一系列的人，從平場上送回來，隨事盥漱，便要上第一段◎堂內。

吃罷早飯，兩段堂內中間，夾着一段堂外，大家扛着鋤頭，跑到

校外農場去，費勁把力的攪着種植，身上雖然有點辛苦，但是看到那青蓬蓬的菠菜，高莖，大家心裏不自主的興奮起來，身上的疲乏早已消聲匿跡了。

吃午飯的時候，說話的聲音，特別顯得利害，這是因為第一次吃自己種來的菠菜，大家少不得你一句我一旬的說着：

「看起來，我們的氣力，真不算白費。」

「我們的菜圃，如果處理得法，保證吃菜不用化錢。」

「……………」

x x x x x

午睡^①的鐘聲打了，喧嚷的聲音立刻平寂下去，大家驕驕裏跑着溜去排個。

二點的時候，是閱讀的時間，圖書館員變成十足的店老闆，忙亂的照顧着同學們借書；閱覽室裏變成擁擠的集市，肩肩擦背的，簡直有人滿之患。

當外的時間同學們一個個蹲在房簷裏，細心的編織草帽，那婉婉的指節和那被蠟皮刺傷的皺皮，便每個人的心尖上，隱隱的刻着刻的傷痕。

黃昏的時光，天上一派鮮豔的彩霞，耀目的對着我們佇立的大隊微笑，國旗慢吞吞的從半空裏降下來，大家對着它默然地做一個祝福，同時對自己的工作，深深的來一個透徹的反省。

晚上正過着時時討論會，大家對華北增兵問題探討，這是座

談會的性質。感情上理智上的語言，固然免不了衝突，但是結果，都可彼此交換，討論而成為一個主張。緊接着便是整理的時間，大家想頭整理一天的工作，多數人運用自己磨光的筆尖用心的寫着一天的經過。

今晚正輪到自己值夜，沉重的步輪壓在我的肩，用心的注意着自己的警戒區域，間或有那通過的行人，便嚴肅的問着：

「口令！」

對方敏捷的驚悸的叫着：

「殺敵。」

黑夜佔據了整個的空間，幾個儼若士兵的青年，在那慘淡的疏星光下，徘徊着，梭巡着。

①本校自移遷後，上課採用大段制，每段九十分，前中段課餘，後中段課餘討論，中間以五分鐘的自由活動；又因要手續並用，室內與堂外學操，堂內課習課本，堂外實習或耕作。

②本校自五月一日起，睡覺採「一七制」，中午休息一小時，晚飯七小時。

晨會訓話速記

郭大風^(河北磁縣)

喂喂，我一看見今天又是這麼幾個人，心裏就生氣，真是豈有